



On History

论历史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黄煜文◎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Eric Hobsbawm

On History
Eric Hobsbawm

论历史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黄煜文◎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历史 / (英) 霍布斯鲍姆著; 黄煜文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1

书名原文: On History

ISBN 978-7-5086-4857-6

I. ①论… II. ①霍… ②黄…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1938 号

ON HISTORY by Eric J. Hobsbawm

Copyright © 1997 by Eric J. Hobsbaw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论历史

著 者: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 者: 黄煜文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551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857-6/K · 41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历史学家向来是缺乏哲学心灵的，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不对自己所研究的主题做一番反思。就算他们可以，一般却不鼓励这种做法，因为随着历史学家的年纪渐长，伴随而来的演讲与讨论也会渐形增多，在这些场合，听众比较能够接受的是一般性的介绍，而不是过于烦琐的实际研究内容。但是，目前的潮流却倾向于从概念或方法论上来提出历史问题。正当崇尚和平的历史学家泰然自得地在肥美的史料牧地上低头咀嚼，或反刍着其他人的出版物之时，其他领域的理论家却已经不知不觉地围了上来。有时候就连那些最不好斗的人，也会被逼着非得面对这些攻击者不可。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不好斗，但至少在评价彼此的作品时还算温和。不过，学院中各个研究领域也曾经发生过几次相当激烈的学术论战。所以，当某人从事史学工作达 50 年之久，应该在这当中会有所反思，而如今结集成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虽然这些论文都很简短而且不成体系——有许多篇是因为受限于

50 分钟的演讲时间——但是都企图要抓住一系列连贯的问题。主要可分为三个领域。首先，我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于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也关心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塑造世界的。说得详细一点儿，我要讨论历史学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其价值何在，特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论文可以说是替历史学打广告。其次，这些论文讨论了历史学家与其他研究过去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调查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同时也介入当前的争论，如后现代主义与计量史学（cliometrics）。再次，这些论文显示了我的史学风格，也就是我所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该关心的中心问题，以及我所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当然论文还会显示出那些能象征我的年代、背景以及人生经验的写作特色。读者应该会发现，每一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都彼此相关。

关于论文的说明应该到此为止。不过，我还要补充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两个主题。

首先，借用一下我朋友与同事的作品标题，也就是关于“历史的真相”^①。我强烈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历史学家所调查的乃是事实。历史学家从事研究，一定是秉持这种基本观点，无论他的研究范围有多么广阔也是一样，如此才能区别出基于事实的建构跟小说有何不同，而基于证据来陈述历史与不基于证据有何不同。

最近几十年来开始风行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尤其流行于左派），认为客观的事实是不可能企及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事实”，是概念上的意义，而所谓的历史问题，只是从这种概念上的“事实”出发罢

^① 这里是指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琳恩·亨特（Lynn Hunt）与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合著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纽约，1994）。

了。我们所研究的过去，只是我们的心智所建构出来的。而这种建构物不管有没有逻辑或证据支持，原则上都是有效的。只要有强大的情感与信念来支撑，那么《圣经》上所说的创世记并不会比自然科学所讲的宇宙诞生更不可靠：它们只是不同而已。完全反对这种说法的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①，而比实证主义更强烈地表达这种反对的则只有经验主义（empiricism）。

简言之，我认为如果不区别什么是及什么不是，那么历史就不存在了。罗马在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打败并摧毁了迦太基（Carthage）^②，这就是事实，如此而已。至于我们是如何搜集并且诠释这些可被验证的数据（包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对此是怎么想的）则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相对主义者敢完全否定客观事实的存在，尤其是在讲到希特勒有没有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不过，相对主义（relativism）^③所怀疑的不仅限于历史，还包括法庭之中。在谋杀案中，被告是否会被定罪，就要看基于传统实证主义的立场所搜集的证据（如果搜集得到的话）所受的评估如何。任何一位无辜的读者如果发现自己与被告席上的话，一定会上诉。至于为有罪者辩护的律师

① 实证主义：一种哲学思考，认为唯一能算得上是知识的就是科学的知识，而其基础乃是经验主义，强调从众多经验中归纳而得出抽象的定理。——译者注

② 迦太基：腓尼基人（Phoenicians）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于北非建立的殖民地。到公元前6世纪，发展成一个独立、富有而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已成为雄霸地中海的海上帝国，其文明与财富远在罗马之上。罗马与迦太基发生过三次战争，之所以叫布匿，是因为罗马称迦太基为 poeni，其实就是腓尼基人的意思。——译者注

③ 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观点都是同样有效的。表现在伦理上，即所有道德都是一样良善的；表现在知识论上，则是所有的信仰都是真实的。因此，追求客观真实的想法，也只不过是一种知识信仰，与从宗教所得来的宗教真实（如上帝7天创造世界），两者的真实性是等价的。——译者注

呢？则会用后现代的方法来辩护。

其次是关于我所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取向。虽然这么说并不精确，但我并不打算撕掉这张标签。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我在德国一所保守的高中（Gymnasium）念书，后来又在伦敦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受教于一位了不起的自由派老师，但我一直觉得历史是很无聊的科目；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不会对历史产生特殊的兴趣，日后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学教授。马克思，以及青年马克思激进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我研究的素材以及写作的灵感。即使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取向中有一大部分可以丢到垃圾桶里了，我还是愿意表示我的敬意（虽然深刻但并非毫无批判），用日本人所说的“老师”（sensei）来称呼他，意即思想上的导师，人们总是从这样的人身上得到太多却无法偿还。我后来（在这些论文中会看到）又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乃是历史最好的向导，如伟大的14世纪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①所叙述的，这种概念表明了历史就是：

人类社会或世界文明的纪录；社会本质中所发生种种变迁的纪录；人与人之间革命与暴乱，因此而造成了国家大小林立的纪录；人们各种活动与职业，不管是为了营生还是科学和手工艺的

^① 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国家认为他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创始者。赫勒敦生于北非的突尼斯，祖先原是也门的阿拉伯人，于公元8世纪时随穆斯林大军至西班牙，家族后来又从西班牙迁至北非。赫勒敦的历史分析强调四个层面：第一是建立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是建立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类推关系；第三是考虑环境的因素；第四是考虑经济的因素。——译者注

纪录；以及一般来说，社会本质上本来就会经历的所有转变的纪录。^①

对我来说，我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的转变，因此这段话可说是对我的最佳指导。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在20世纪两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战争中，双方都一直想要在彼此间划定一条清楚的界线。一方面，前苏联政府当局不允许我的作品译成俄文，即便我本人是共产党员，而我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英文版编辑。从他们的正统标准来判断，他们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另一方面，最近并没有任何一位“有地位”的法国出版商愿意翻译我的《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也许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巴黎的读者太震撼了，或者说，对于那些负责评论我的人太震撼了。从我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历史学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思想的混沌开始沉淀清晰的20世纪70年代，所显示的是逐渐合流而不是渐形分离。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平行发展的派别。两派彼此之间都发现对方的历史主题与自己相当类似，但背后的思想脉络却不相同；除此之外，两派主要人物的政治立场也不相同。解释时只认同于马克思主义，或甚至只认同于我所说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vulgar-Marxism*），这种解释渗透进入传统的历史解释当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① 转引自伊萨维（Charles Issawi，编辑并翻译）的《阿拉伯的历史哲学：突尼斯的赫勒敦（1332~1406）之〈历史绪论〉选集》[*An Arab Philosophy of History: Selections from the Prolegomena of Ibn Khaldun of Tunis (1332 - 1406)*]，伦敦，1950]，第26~27页。

半个世纪之前，我可以这样说，至少在英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会主张欧洲中世纪炼狱概念的产生，是因为教会的经济基础从依赖富人与贵族的捐献，开始扩大它的财政基础。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不管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名家理查德·萨瑟恩爵士（Sir Richard Southern），或是他所评论过的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都采用了这种解释，有谁会因此从意识形态上或政治立场上把他们归类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或支持者呢？

我认为，历史学的合流为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提供了可喜的证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已经结合成一个连贯有条理的思想事业了，并且在理解今日世界是如何形成上面，也取得了进展。当然，我并不想就这样认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需要区别，尽管两派的货柜里所放的货物一样杂乱无章难以定义。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不包括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人——已经为历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绝非独力作战。他们的作品，或任何人的作品，不应该受到他们本身所抱持的政治立场影响，而遭人贴标签并仓促地受到判断。

这里所集结的论文，是在过去 30 年中陆续写成的，主要是演讲以及会议或研讨会的稿子，有一些则是书评或特殊学术场合的稿子，如为学术同人进行庆祝或纪念所出版的论文集或纪念文集。这些文章的读者从一般听众——主要是大学生，到专业的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这类小众。第 3、5、7、8、17 及 19 章是第一次出版，第 17 章原本是以德文写作，是在德国一年一度的“历史学家日”（Historikertag）所做的演讲，后来在《时代》（*Die Zeit*）刊出。第 1 章与第 15 章原本发表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 2 章与第 14 章发表在史学评论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 4、11 与 20 章

则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第6章在《代达罗斯》(*Daedalus*)，也就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上的评论上，第10与21章在《第欧根尼》(*Diogenes*)，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赞助。第13章在《评论》(*Review*)，由位于宾厄姆顿(Binghamton)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布罗代尔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赞助，第18章则是伦敦大学出版的小册子。第9与第16章则是纪念文集内的文章，关于纪念的详细事由及时间则在两章的开头会有说明，文章未加更动。最后，感谢那些允许我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的人们。

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

1997年于伦敦

Ⅶ 前 言

第 1 章

001 在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

第 2 章

015 过去感

第 3 章

039 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第 4 章

059 向前看：历史与未来

第 5 章

087 历史学进步了吗？

- 第6章
- 109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 第7章
- 143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一部分
- 第8章
- 165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二部分
- 第9章
- 187 党派意识
- 第10章
- 213 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
- 第11章
- 235 马克思与历史学
- 第12章
- 255 所有人都拥有历史
- 第13章
- 267 英国史学与年鉴学派：一个注解

第14章

- 279 论叙事体的复兴

第15章

- 291 雨林中的后现代主义

第16章

- 305 来自底层的历史

第17章

- 325 耐人寻味的欧洲史

第18章

- 341 现在就是历史

第19章

- 359 我们能为俄国十月革命史下定论了吗？

第20章

- 375 野蛮主义：使用指南

第21章

- 393 自我认同的历史还不够



Outside and Inside History



第1章

在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

这篇文章本来是篇演讲稿，于布达佩斯中欧大学1993～1994这个新学年开学典礼中发表，听众是来自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的学生。这篇文章随后更名为“历史的新威胁”（*The New Threat to History*）而发表于1992年12月16日的《纽约书评》，第62～65页，并且也翻译为各种文字于各国刊登。^①

O n H i s t o r y

中文史学名著译丛

① 此处原文可能有误。因为作者是先于1993年演讲这篇文章，所以不会在“随后”于1992年再更名发表。——译者注

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来参加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新学年的开学典礼；而在此地，我也有着不寻常的感受，因为虽然我是移居英国的第二代移民，但是我同时也算是个中欧人。的确，身为一个犹太人，我身属当初从中欧四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社群的一分子。我的祖父从华沙移居到伦敦。我的母亲是维也纳人，我的妻子也是，只不过我的妻子现在意大利语却讲得比德语好得多。我的岳母在童年时讲的仍然是匈牙利语，而她的父母曾经于奥匈帝国时代在黑塞哥维那（Hercegovina）拥有一家店铺。我们夫妇两人曾经到莫斯塔尔（Mostar）^① 找寻旧日的光景，凭吊一番，而当时不安的巴尔干地区还没有发生战事。在过去，我跟一些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也有过联系。所以，虽然我是以外地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却也算得上是本地人了。接下来我要对各位说什么呢？

我要说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与中欧和东欧有关。如果你们是来自这些地区，而我假定你们其中大部分的确是来自这些地区，那么你们国家目前的地位

^① 莫斯塔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南部城市。——译者注

与角色是相当不确定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这种不确定的现象是中欧与东欧所独有的，事实上，这种不确定的气氛在世界各地弥漫的程度可以说是远大于以往。然而，对你们来说，未来要怎么走却是特别不清楚。从我有生以来，你们这个地区的国家就充斥着战争、征服、占领、解放，以及再占领。每个国家所拥有的版图都跟我刚出生时的版图大不相同。在现在的地图上，从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到乌拉尔山（Urals）星罗棋布了23个国家，但在我出生的时候，却只有6个，或者我该说如果没有遭受到入侵的话，应该有6个：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及土耳其。因为1918年以后的奥地利与匈牙利，已经不可能像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那样了。有几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有些甚至是在1989年之后才出现。有些国家在历史上从未拥有过现代意义的国家形式，有些则是只维系了短暂一段时间，可能一两年，可能一二十年，而后又灭亡了，然后又恢复了：如波罗的海三小国、白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Slovakia）、摩尔多瓦（Moldova）、斯洛文尼亚（Slovenia）、克罗地亚、马其顿，再往东就不提了。有些国家我曾亲眼目击它的兴亡，如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对于一些中欧城市老一辈的居民来说，前后拥有3个国家的身份证明实在是很寻常的事。在伦贝格（Lemberg）或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像我一样年纪的人，曾前后经历了4个国家，这里还不把战时的占领算在内；而如果我们把1938年短期出现的内喀尔巴阡·鲁申尼亚（Podkarpatska Rus）自治政府也算在内的话，那么在穆卡奇（Munkacs）的居民则应该会经历5个国家。在比较文明一点儿的时期，如1919年，人民可能还有机会可以选择要加入哪个国家，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要么是被强制迁离，要么就是硬被归并于新的国家当中。中欧与东欧人到底归属于何处？中欧